

新舟驶过古运河

——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旅游通航侧记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秋日的沧州段大运河，色彩斑斓，美不胜收。蓝天白云下，碧水、绿苇、荷花、岸树错落有致，宛如一幅三层叠翠的诗意画卷。一艘艘游船驶过，激起层层涟漪，一下子点亮了运河画卷的眉眼。

9月1日上午，举行了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旅游通航活动。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大运河船舶停运以来，首次恢复通航，全市上下万众瞩目。随着社会各界代表推动启航推杆，魂牵梦绕了几代沧州人的运河通航，半个世纪后终于梦圆。



船

船已启航，载的是满满的沧州风情文化，悠悠而行，驶出码头，向南行驶。

船中所见，与岸上完全不同。人在船上，犹在水中。一座河流穿过的城，从船上的视角看去，如此新鲜生动。

“小时候，爷爷教我叠纸船，带我去家门口的运河边放船。看着纸船渐渐漂远，我问爷爷，什么时候能在河里看见真船，爷爷没有回答。”张文涛说。

26岁的张文涛，是天津华汇设计院的设计师，负责大化工业遗址提升改造项目的设计工作。作为施工单位代表，通航首日，他登上了游船。

张文涛的老宅在建华街，是运河边的一条老巷。巷子边原来有船厂和

渡口。大大小小的船，南来北往的，停泊靠岸的，川流不息。但这些都是爷爷那代人的记忆。张文涛小时候没在运河里见过船。爷爷给他叠的纸船，却像一艘巨轮，载着他去远方，又从远方回到了家乡。张文涛说，有时了，他一定要带家人坐船游一游母亲河。

登船不久，一座古色古香的宅院出现在眼前，这就是复建后的沧曲书舍。沧州段运河九曲十八弯，始建于清雍正年间的沧曲书舍，便建在了河弯处，于是有了这诗意的名字。船过沧曲，似有朗朗书声穿水而来；芦苇丛中，造型各异的石狮子，或静卧、或嬉笑、或张望，自南向北按朝代排列，恰似一座露天石狮子博物馆。再往前走，缙园遥遥在望。这是为纪念明

代漕运总督张缙修建的。生前，他管理差不多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北半段；去世后，他选择长眠在运河河畔。

一曲节奏欢快的吹歌，把思绪从历史拉回现在。亲水平台上，人们热情地欢呼、招手，有的还随着音乐舞动起来。来水了，人们欢呼；来船了，人们更加兴奋。很多沧州人心中无数次期待过的“一船明月过沧州”，变成了现实！

船长吴家利，安徽人，在苏州段运河跑船10多年。对沧州，他还不甚熟悉，却颇多好感。“沧州段运河弯弯曲曲，很有味道，不同于江南。”他说，印象最深的是，即使站在岸上，也有互不相识的沧州人热情地向他打招呼，他能感受到沧州人骨子里对水和船的热望。

河

泛舟畅游运河，瑰丽景色让人流连忘返——

王希鲁闸所，宛如运河上的一座水上公园，大唐风范，气度轩昂，一下子将人拉到京杭大运河的起点；九河桥上下，风光如画，游人如织，浩浩荡荡吹皱一河碧水；大运河公园，河道蜿蜒、绿意浓浓，旗袍佳丽袅袅而来，不愧为“网红打卡地”；南湖岸边，清风、朗吟、南川3座名楼临河而立，道不尽千百年来的运河故事、沧州风情；河道两侧，三层叠翠的浓绿中，荷花摇曳，野花烂漫，大运河原真风貌一览无余……

2014年6月22日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，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。东光连镇到山东德州四女寺河段，及东光连镇的谢家坝，成为世界遗产点。

大运河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受到了更多沧州人的关注。

船在河中行，摄影师王少华边拍照边感叹：“运河变化太大了！”如今碧波荡漾的大运河，几年前还布满垃圾，又脏又臭。经过河道清淤、堤岸

加固、生态修复等工程，如今，运河生态好了，运河原真风貌味道更足了。自从大运河申遗成功后，王少华和老伴儿只要有时间就往运河跑。他说：“我怕错过运河的每个瞬间！”

京杭大运河是贯通南北的“黄金航道”，沧州段蜿蜒流淌，宛若玉带，特别是中心城区段保存完好，九曲十八弯、沿途多遗迹、处处是风景，代表了我国北方大运河遗产的原真性，是旅游通航的最佳航段。乘着国家对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的东风，我市大力开展中心城区河道清淤疏浚，实施绿化提升工程，完善配套设施建设，建成航道13.7公里、旅游码头12个、步行景观桥6座。

船驶过一座桥时，市人大代表勾会霞惊喜地叫出了声：“佟卉桥，我起的名字！”那是8月24日，在大运河桥梁起名座谈会上，她结合大桥所在位置佟家花园的名称，取名“佟卉桥”，没想到真的被采用了。“通过这座桥，我对大运河有了更深的感情。”她说。

大运河似乎特别厚爱沧州——沧

州段大运河全长216公里，是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一座城市。驶过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时，讲解员说，京杭大运河全长1747公里，像这样的大弯儿非常少见，它把运河的生态美与科技美完美结合在了一起，已经成为大运河标签化的地标，称它为运河上最美的弯儿也不为过。

杭州园林设计院的董琦，是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河道和桥梁的设计师。2019年到沧州的他，如今俨然一位“沧州通”。“沧州运河两岸有很多老树，老百姓对树有感情，在不动这些树的情况下进行设计、施工，有很大难度。好在，我们最终克服了难关。”董琦说。

九河桥、佟卉桥、百狮桥、沧曲桥……每过一座桥，他就介绍桥的特点和风格，并说，灯光设计很独特，晚上看桥会更美。他的设计无所不在。大到每一座桥，小到每一束光、每一株草。运河岸边的水生植物芦苇、芦竹、千屈菜等，都是他精心挑选的，兼具美化景观与保障运河水生环境的双重考量。

岸

在船上，看到沿岸人们招手欢呼时，忽然间就感动了。

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旅游通航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大运河边美丽沧州的人文地理，看到沧州人热情、豪爽、开放、文明的脸庞吗？

沿岸人们的热情，一次次感动了乘船的人们，尤其是河畔码头上展演文体活动的人们。

舞狮、中幡、京剧、武术、古风舞蹈、木板大鼓、西河大鼓、舞龙、河北梆子、模特走秀、腰鼓表演……一路岸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，简直比过年还喜庆热闹。

过年一年一度，运河通航可是好几代人的期盼呀！

泊头六合武馆的武术名家石同鼎，早晨5点多带着近30名弟子从泊头赶来沧州。“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，过去，老武师们到沧州，是走水路还是陆路？”石同鼎的曾祖父石金奎，清同治、光绪年间在运河上押运镖车。他的武馆也开在运河边。六合拳的传播原本离不开运河。“当年祖辈父辈们就是通过运河南下北上，向北传到北京，向南传到福建，进而传到全国、世界的。”

弟子们的武术表演吸引来不少市民的围观。河对岸，也站了不少观众。石同鼎的心中泛起一阵阵热流，他相信，运河通航将会给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。

南川码头上，河西岸是舞狮，河东岸是杂技《中幡》和空竹。刘吉舞狮是国家级非遗项目。舞狮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刘柱，只有16岁，还是一名学生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运河边表演。之前，他并不了解大运河，参加这次活动后，他对这条闯入青少年时代的河有了不一样的感情。

当年的杂技艺人就是从运河开始走南闯北的。看着杂技演员们在岸上的表演，沧州市杂技家协会副会长张万军的脑海里，总是浮现起老艺人们沿河卖艺的一幕幕情景。去年，他们通过杂技剧《大运河上》，在舞台上展现了历史上的这一幕。而今，他们真的站在了大运河上。“对杂技人来说，大运河是我们的母亲河，旅游通航将会带动沿岸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，希望能给杂技文化旅游带来新的希望。”这是他的希望，也是很多非遗传承人的希望。大家都盼着，通航是个新起点，运河古都的新时代迎来文化的高光时刻。

这次通航，不仅仅是文化的盛

事。大运河本来也是一条经济之河、融合之河、发展之河。乘船的企业家代表们表示，围绕通航，还有很多工作可做，比如打造重点工程、培育精品路线、发展相关产业，充分保护、传承、利用好这条具有世界影响、世界地位的母亲河。

市人大代表王成东是大运河爱心人士志愿队负责人。他说，通航后，人们更要爱护、保护好大运河。

人在船中，船在河上，涉水而来的歌声，穿云带水，格外动听。那是京剧，是木板大鼓，是西河大鼓，是河北梆子……靠近了看，会发现，那些练功的戏曲人很年轻，他们或舞水袖，或压腿、踢腿、练腰功……在最传统的文化艺术领域，这就是一代代的传承。

还有更多的群众文艺活动。合唱团、健走队、旗袍秀，甚至还有大妈们的广场舞。大家都为通航而来。大运河承载了人们太多的回忆与期盼。岸上还有更多的人，有垂钓者忘了钓鱼，有骑行者或出租车司机停下了车，驻足在岸边，只为看一看通航的河，看一看河中的船。大家素不相识，却互相招手致意。那是运河浓浓的挚爱，对通航深深的期盼。

像纽带 连起千年文化

冯彦宁

沧州大运河城区段通航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沧州运河段乃至河北运河段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。

20多年前，著名沧州籍作家蒋子龙曾经为中央电视台拍摄《话说运河》的特别节目写的一篇解说词，题目叫《南运河的消失》，他把河中无水无船称为“运河的厄运”。2016年4月1日，当我们在沧州再次和蒋子龙谈到这件事，他仍然沉浸在小时候运河中有水有船的美好回忆中，对当时仍旧干涸的运河痛心不已。

2006年浙江嘉兴电视台曾组织40多名记者，历时3个月，对沿河全线18个城市进行采访。当这些来自南方水乡的记者来到沧州时，他们对沧州段运河最大的印象是干枯，对沧州老百姓最深切的印象是他们对运河水的渴望。

一个人的自信与光彩，是与他的生活背景、生存环境紧密相连的。运河水是每一个沧州人血管里的血。她充盈，我们的生命就活泼、就自信、就旺盛；她枯竭，我们的心就疼痛。2008年，当代作家舒乙先生先后4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对大运河进行考察，和郑孝燮、罗哲文、朱炳仁这“运河三老”共同推动了中国大运河的中遗工作。他考察报告集子的名字就是

是《疼爱与思考》。是的，疼爱，是大运河沿线人的共同情感；而疼痛，这种因无水而产生的切肤之感，则曾为南运河生民所独有。

有人说，大运河通水通航，复圆了沧州人一个梦。我说，是，也不是。说是，是因为运河水确实负载着许多人的川乡乡愁；说不是，又因为这次通航，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漕运，不再是原始的交通，而是开启了一次精神消费的观光之旅，打开了一道连接现代化全域旅游的城市之门。苏州、杭州、淮安等城市都开通了运河游，努力把古运河打造成“一条河看穿中华文明，一条河了解中国文化精华”的新名片、新工程、新标志。

单纯回到运河的过去是没有意义的。千年运河，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总品牌、大IP，不应只是运河桨声灯影的简单复制，也不是溯河而返的虚幻重述，而应该成为贯穿古今、展示新时代运河魅力的文化窗口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沧州大运河旅游通航，恰好为重塑、提升和展示“河海之城、文武沧州”提供了水波荡漾的广大空间。通过各方努力，真正让13.7公里的通航河道，像一条纽带，联结起千年文化，展示城市形象，讲好沧州故事，这才是当下我们对沧州大运河旅游通航最美好的寄语。

杨金丽 整理

我们都是运河的孩子

陈建英：运河边的老住户

这真是沧州人的大好事、大喜事，这一天期盼已久！我从小生活在运河东岸的书铺街，顺河小学是我的母校。我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，看来往船只，听纤夫号子，西下的夕阳和船上的灯火，就像一幅幅隽永的油画，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。

旅游通航的消息传来，我们万分欣喜。今天，当我们轻舟驶过时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，但这又不是一种简单地回到过去。两岸风光日新月异，人们的生活、心情，也大不相同。我给孙子讲童年的故事、运河的故事，告诉他，我们都是运河的孩子，无论以后走多远，都要永远爱着这条河。

杨金丽 整理

学做“运河与沧州”的导游

翟广瀛：沧州国学院副院长

运河连接了沧州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是一条历史的长河、文化的长河，也是一条经济的长河、人文的长河、发展的长河。旅游通航后，沧州城市的品位上了一个档次，游一趟运河，能更地了解沧州，沧州人的自豪感、幸福瞬间爆棚。

希望通航后，我们每个沧州市民都学会做“运河与沧州”的导游，一个开心幸福的导游，一个自信骄傲的导游。运河通航把每位市民打造成城市的主人，每个人都成为沧州经济发展的助推者、文化繁荣的传播者，让曾经繁荣的历史照进发展的未来，沧州的文化与经济就像涛涛运河，一脉相承，奔流不息。

杨金丽 整理

本版摄影/美摄部

